

旅行散记文丛

西北从军记

宣侠父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(CIP)数据

西北从军记 宣侠父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

(旅行散记文学丛书) (宣侠父著)

ISBN 958-7-512-00494-2

I. 宣... II. 西北... III. 旅行散记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 139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1450号



旅行散记文丛

西北从军记

宣侠父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ISBN 958-7-512-00494-2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10.52 元

4-000 册

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0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北从军记/宣侠父著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08.9

(旅行散记文丛/方圆,智勇主编)

ISBN 978-7-215-06464-5

I. 西… II. 宣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I26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1420 号

丛文引证行旅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80 毫米×880 毫米 1/16 印张 10.75

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-4 000 册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0.00 元

目 录

塞外的初梦 / 1

二千里晓风残月 / 28

兰城风雨 / 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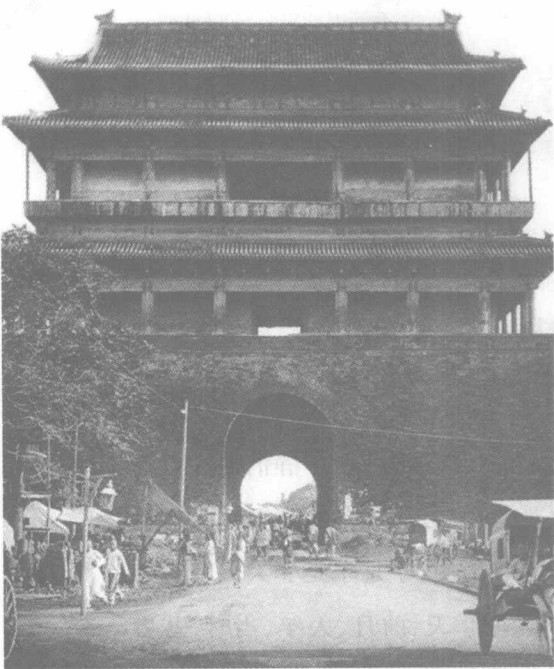
俄拉草地的蹄迹 / 89

别矣皋兰山 / 116

时代的黄昏 / 132

塞外的初梦

过去的一切，和月移花影一样，静悄悄无有痕迹，只有在追忆中迷离恍惚去寻求。追忆是人类一种深癖，有追忆于是乎有历史，于是乎是非大兴。我想人类如果都能健忘，把昨天、前月、去年、当时，昔者等等的旧账，扫数一笔勾销，这样纵不能风调雨顺，也可以天下太平些，但是人类对于自己的历史，终于过分的重视，牢牢地抓住过去的账簿，丝毫不肯放松，甚至于旁人视为平常的事迹，而他自己却当作惊天动地的奇举。我记得有一天，在华阴城中，明月照在县署的西院，我和几位朋友，静听马福祥将军喘吁地背诵一生的历史，这时他因为宁夏的家眷，都被马仲英掳去，房屋也从此付之一炬，悲愤成病，还全愈；但是他这时为叙述自身的经历起见，却娓娓不倦将病魔充军到无何有之乡。所以我说：“追忆终于是人类的深癖。”其中最精彩的一段，是叙述他在庚子年



◎老北京的城门

銮驾西行,给西太后扶轿的事实,细密的描写,使我们有读着却查尔斯·狄更斯的小说的感想。凡西太后的鞋式鞋尖以及鞋底,都在夹写分写的言词中形容出来,尤其是说到太后温言慰问时,在月光中,我看到他几乎感激得要老泪纵横了。其实给一个老姬扶轿,总不能说是奇事,或者竟是一种羞耻;但是因为这坐轿的老姬,是要称为太后,所以扶轿就会变成一种恩典,而且是一种荣誉,不过我想从恩泽方面而言,扛轿的人,终究比扶轿的人,更来得高厚。

如果有一位给西太后扛过乘舆的人,给我来叙述他的“扛轿小史”,我想一定是会更动听的。至于我所要叙述的事实,当然还没有扶轿小史精彩,但是追忆终究是人类的深癖,所以我仍是写着这塞外浪迹的一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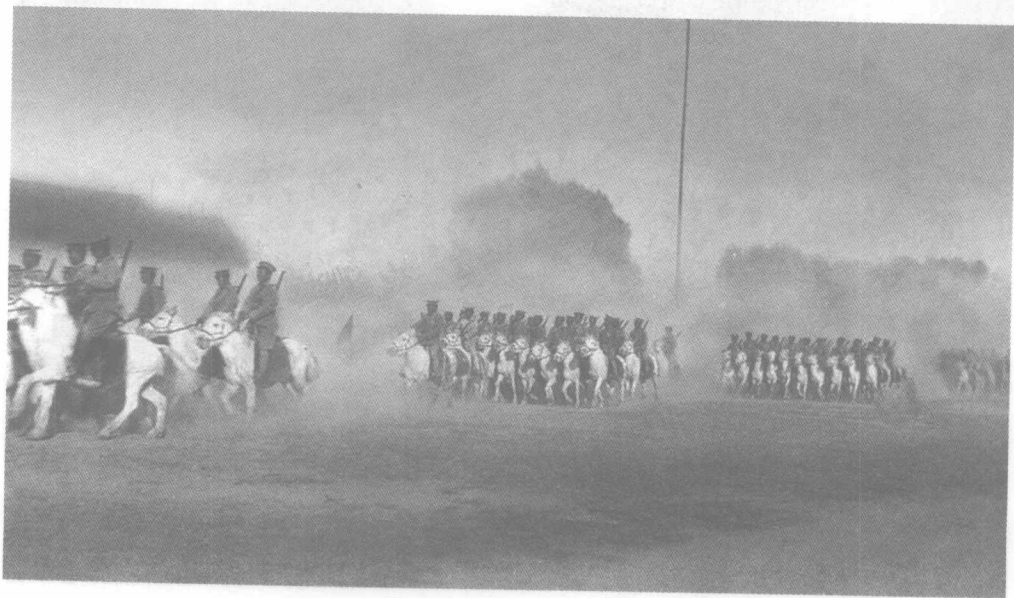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五年的初夏,红日和去年一样,烘得北京城灰尘涨天。段歪鼻子(指段祺瑞)还是在铁狮子胡同九重高拱着,不过所谓执政府,除是在翌年三月十八日屠杀革命民众,发挥无上威力以外,“高拱”二字,真是恰当的形容词。政权有两个中心,一个是在沈阳,一个在张家口,段祺瑞左右为难的情形,不及他自己的鼻子,有左右偏歪的自由。所以铁狮子的实际,却是一个纸老虎。

黄河流域本是封建势力历史的重心。由蒲坂、平阳、安邑、亳州、镐京、洛阳、咸阳、长安、许昌、汴梁而数到北京,星罗棋布的,留着统治者的残

垒。这好像是对于民主主义严肃的威胁,但是黄河虽然依旧无言地流着,革命的暖流,却已经由南海北进,而冲击渤海的东岸,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,而更加激荡,封建势力的庄严宝塔,恰如在剧烈的地震中,不断动摇着。

这种局势,使冯玉祥逐渐了解革命的力量和胜利,于是他开始想做接受三民主义的试验。在当时的冯氏还是全球驰名,中国独步的基督将军,对于革命的态度,颜色灰黯,乃是当然的事实,虽然他对于三民主义,也有浅薄的了解,但是在这时,如果有人,竟希望冯氏为主义来奋斗,这只可说是一种童叟之见。他只是在基督教义的菜羹上,想撒上一点三民主义的“味之素”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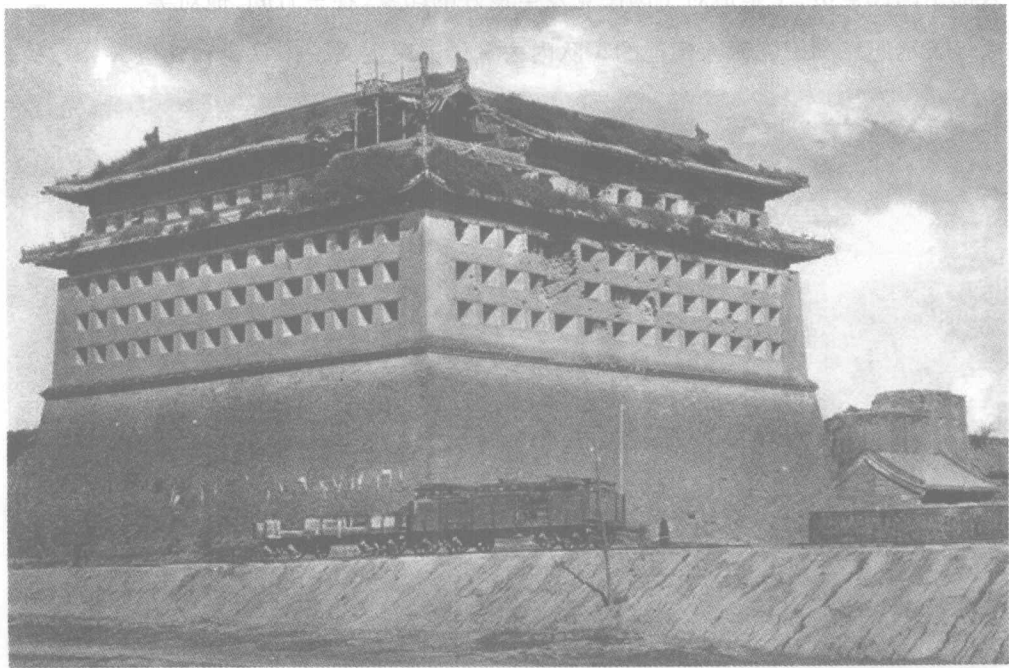
冯氏愿意接近国民党的动机,钦迟中山先生的人格,是其有力的燃料。此外如“只坐汽车,不坐洋车”的吴稚晖,“在火车中自缀衣钮”的徐季龙,都是他所心折的人物。他因为疾恶北京官僚的堕落,同时他所钦佩的人都是国民党员,于是他对于国民党发生良好的印象。在三月间,他对吴、徐等表示愿意国民党派人到他的军队内去宣传三民主义,于是我和几位



朋友,受命西行。但是当时冯为顾虑他的盟兄雨亭(张作霖,字雨亭)大帅的监视,迟迟不敢叫我们启行,所以我们只好暂做北京的寓公。扭扭捏捏的政治态度,是冯氏的特性,直到现在,还是如此。我们这样把韶光消磨在旅舍中,前后凡两个月。

霹雳一声,五卅惨案爆发,中国民众,从血花里昂起头来,走上革命的道路,全国的视线,都凝注在春申江(上海境内黄浦江的别称)上。在这样喧阗扰攘的政潮中,忽然接到冯氏来电,欢迎我们西去,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,即日起程,开始这塞外浪迹的生涯。

夕阳染红了西直门车站,暮霭冷清清地停滞在近郭的村落;七点多钟,我们的车厢,渐渐向西移动,接着一声狂喊,向暮色苍茫中飞奔前进。宇宙的一切,缓缓地收藏到黑暗里去。我在车窗中,才完了晚眺的功课,思绪和潮一样的纷纷杂起,我觉得这使命的重大,我们如果失败,不啻给后来的同志一个闭门羹,最少也使他们增加不少的困难。跟着这个情绪,又





起了许多幻想,有时预想将来工作的顺利,并设想官兵热烈地信仰主义的种种情形,不觉喜上心头,独自微笑,有时设想官兵对于主义反感的情形,或者甚至于隔窗笑骂,以及耶教牧师因嫉妒而用阴险手段对付我们,又不自觉皱眉不乐。这样由乐观而悲观,又由悲观而入于乐观的幻境,递回环绕,驱之不去,脑力渐觉疲乏,车轮单调的震动,使此种情绪逐渐入于模糊,而终止于睡乡。

火车带着千千万万的客梦,出了居庸关。在黑暗中,天险奇隘,不能给任何旅客以何种感想。夜二时,车抵张家口,在夜色深沉中,冷清清的车站,只有三五疏落的路灯,闪耀着无力的光芒,所有张家口的一切景象,都躲藏在黑暗的幕后,我们依赖一位旅馆的招待,将行李搬进一个山西人所开的旅馆,预备挨过这所剩无多的残夜,至于这旅馆的招牌是怎样写着,在我的记忆中,已经没有留着痕迹,因为它不是阔老做窠的六国饭店。

在土炕上,转侧着,转侧着,和秋潮一样的思绪,乱涌心头。计算着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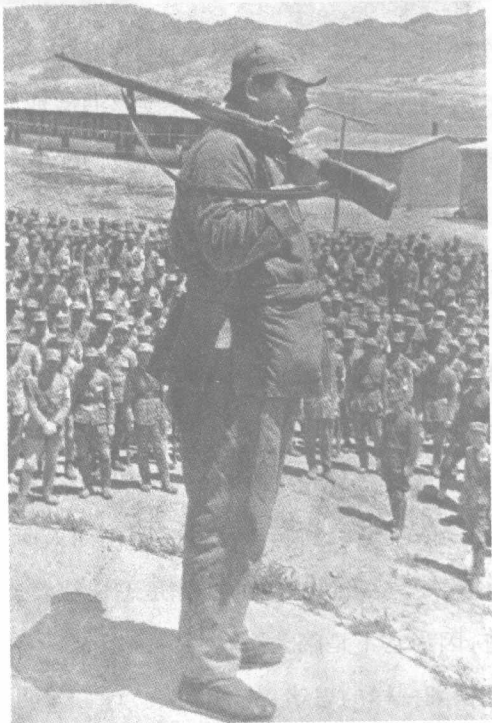
天应付的词令,推测着明天所得结果,以及计划将来工作的进行,种种切切,和乱麻一样蓬勃而起,我用尽方法想求一刻宁静,但是睡魔却益加遁逃无影。在隔床听到陶君的转侧声,我知道他和我陷入同样的苦境里。

朦胧中张开眼来,朝曦已经在照墙上映着,我们起来,胡乱吃了早餐,就坐车到新村去见冯氏。在摇荡的人力车中,我们认识了张家口局部的街市,这街市具备了北方城市的普通条件,牛马粪照例是道路上的点缀品。我和陶君无言默默地依赖车夫的两腿去接近新村,彼此的精神都很紧张,仿佛是战士第一天上火线去一样。

在市西山坡上,围墙所圈住的,就是所谓新村。荷枪的卫兵态度严肃地站在门口,有时略略走动着,抚弄着手中西北军所特有的大刀,日光映照在刀上,闪闪刺目,更显出门

禁的森严。我们上去向他们值班的官长说明来意,他在约略盘问之后,就领我们到招待处去。

招待处是一座清洁的西式平房,石榴花静静的在门前红着,我们进去时,只见老的、少的、胖的、瘦的、候见的人挤满一室,不言而喻,都是为图谋一亲颜色而来的。这时就有位副官,上来向我们问讯,我们约略说明来意,并出名刺请传达,他很和气地请我们坐在靠窗仅有



的空位上，拿了名刺，匆匆地出屋去了。

会客时间，规定是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

钟，听说冯氏从前会客的时间，规定是上午

四点钟到六点钟，这也是冯氏疾恶官僚的

滑稽表现，因为从四点钟到六点钟，无论

在夏天与否，正是一般官僚被窝中的黄

金时间，所以这个规定的会客时间，不啻

挂着牌示说：“官僚止步”，可是现在却总

算可以通融了。在就座的几分钟后，有一

位传令员高举着两个名刺说：“督办请！”我

和陶君见是我们的名刺，就立起跟他出室，

这许多权门之客，尤其是久候未见的人，都目

送着我们出门，在目光中，微微泄漏出惊奇我们竟

能先传见的神色。

一个人在新的境遇的前面，多少是要含着迷茫的情意的，我们当时，

不自主地跟着传令员出了招待处，向右转弯，一所大厦呈现在眼前，门口

挂着一块木牌，写着“讲堂”二字，我们进了讲堂，静悄悄地只见一个身躯

高大的徒手兵士在里面徘徊着，四壁响着我们足步的回声。讲堂的左边，

有一间侧室，传令员将门帘一揭，默示着请我们进去的意思，我们就跨进

门去，知道这是冯氏的会客室了。

室内的陈设非常简单，但是非常洁净，我们相对的默坐着，精神异常

兴奋，恰似严阵以待的样子。忽然传令员将门帘高高揭起，我们知道黄河流

域的人物，北方政治的支配者，顷刻间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了，我和陶

君不约而同的严肃地起立期待着。



从门帘下,突然呈现着微笑的巨面,真使我非常奇异,我不信我们所企图晋谒的人物,竟就是刚才在讲堂中徘徊着身躯异常高大的兵士,他很从容地跨入客室,伸手和我们握手为礼。

在就坐以后,他开始叙述客套:“两位肯到这里来工作,兄弟是万分欢迎的。”我们都微笑着将身子抬了一抬,表示愧不敢当的意思,在这一次见面,我们都不愿多说废话,以免给他以不良的感觉,所以这样全室就沉寂了半晌。后来,他接着问:“两位的行李,还在旅馆里吗?”我们说:“是的。”他继续说:“搬到这里来罢,住在外边,我们谈话很不方便的。”停了一停,又说:“今天就搬,好不好?”我们说:“很好,很好。”这样又归于静寂了,在静寂中,我们都搜索着最得体最适当的话头,引到主义方面和工作方面去,但是在我们未说话以前,他又开始郑重地说:“近来我也常常研究三民主义,知道的确是救国救民的主义。”我当时接着说:“而且是唯一的救国救民的主义,只要多数人真能够了解三民主义,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。”陶君说:“在北京时,听说督办抱病给兵士讲演三民主义,这种精神,真要叫人佩服。”他微微地一笑,就正色的说:“但是光靠我一个人去说,能有多少人听得着?况且军事上的事务太多了,那末,我们现在怎样进行呢?”他说着,注视我们的面部,等待我们答复。我当时回答他说:“我们的意思,最好先办一所俱乐部,官兵们轮流着到俱乐部里来玩,在游玩的时间中,给他们短时间的讲一点主义,或许比纯粹严肃的讲堂形式的讲演,容易灌输些。”他一边点首,一边说:“很好,这样很好,那末我们决计就这样办。”我们这时觉得第一步的任务,已经圆满地达到了,而且想到招待处里,挤着满堂的客人,更不能不起立告辞。我说:“这样,以后听督办的后命好了,我们暂时回去。”他巍巍地跟着起立说:“也好,以后谈话的机会,反正多着。”接着他伸手和我们握了一握,回头用命令的口吻对传令员说:“你领着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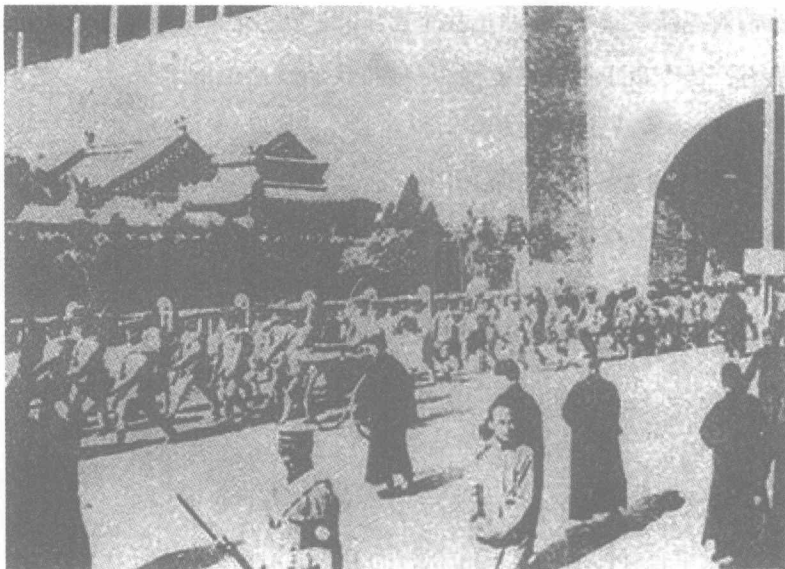
们两位到里面去玩玩,对冯旅长说,给他两位找个房子,住在里面,一切都由他负责,听清楚没有?”传令员很严重地复诵了一遍,我们就对他鞠了一躬,跟着传令员出了讲堂,去遍游新村的前后。

所谓新村,当然不是和武者小路氏(即武者小路实笃,日本著名文学家。1918年创办《新村》杂志,宣传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。)的有同样意义的,十五座的西式小平房,拱卫着一座大讲堂,和一个大饭厅,这不过是冯氏的行署罢了。里面办着一个高级军官补习所,学员都是现任的团长和营长中挑选出来的,占了新村西边一带的房子,此外基督教西北协会和牧师们也占了不少的房子,冯氏长子鸿国和他的业师王瑚,住在招待处靠北的小平房内,冯氏自己住在大讲堂的南侧室,西部是一个操场,建设着平台、杠子、天桥等物,是给高级军官补习所的学员和新村的卫兵练习用的。这所述的一切,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跟着那传令员,游玩时所得的新村调查记。

新村中的各处游览遍了,那位传令员领着我们去见冯治安。在十五年前,他是一个伙夫。可是现在却是西北边防督办署的卫队旅旅长了。他因兼任着高级军官补习所的所长,所以也住在新村里面的。当我们进去的时候,他含笑起立让座,眉目间隐露着精悍的气概。传令员传达了冯氏的命令以后,他立刻命他的传令兵,到旅馆里去给我们搬取行李,同时又给我们在新村内寻找住所。

我们住在五号小平屋中,共是三间房子,不过侧室中尚有一位从他处来此的牧师住着。冯治安派了一个学兵,到我们这里来服务,此外所有床椅桌凳,也都次第设置就绪,在这样琐碎的叙述中,我们草创了这为时代而努力的鸟巢。

从建筑这虚有其名的新村,而实际却是一所签押房的事件中,来认识冯氏的生平,这完全是一致的。当他命令他的工兵,在张家口西部的山中



◎ 冯氏在北京城

炸毁岩石来做
造屋材料的时
候,当他督率他
的兵士,自己盖
造这新的房屋
的时候,他心中
本来没有怎样
来试办武者小
路氏的新村的
计算,而且进一
步说,甚至没有

了解怎样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新村的诚意。当他将这部分的房屋定名为新村的时候,所起的感想,和他的客室中,添置了一个赝鼎的宋窑花瓶的感想是一样的,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,没有绝对信仰的人物,也没有绝对信仰的思想,所以孔、孟、关、岳、曾、胡、耶稣、列宁、甘地以及孙中山先生,虽然都可说占据了整个信仰的一部,而中心的车轴,却是他自己,这也可说就是冯氏的伟大。本来从近代式城市的天津,到中世纪城市的西安的经济背景中,这样包罗古今的角色是容易出现的,这就所谓是鞭策一切的英雄。所以武者小路氏,如果有兴致到敝国来参观唯一的新村以资参考的时候,当他看到大门口卫兵明晃晃的大刀的一刹那间,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渺小,而辟易百步的。

天地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,是不用占卜,而可以预先知道的。我们这次到张家口来,早晚是要和基督教牧师起一种斗争,这是很明白的事情,无论冯氏本身,或许有溶化基督教义和三民主义于一炉的感想,但是信仰

的不可入性,将他所有的感想,是切实否认了。可是在当时,我们是远来的客军,而敌人方面,却有其历史和组织的坚固阵地,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情势之下,不但不允许取挑战的攻势,就是防御上的应付,稍有差池,也容易遭失败的厄运的,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在北京时,已经有个相当的讨论,对于基督教以取“置之不论,不反对,也不赞成”的态度为原则,但是实际上真要取这种态度,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

第二天的上午,冯氏检阅第七混成旅的队伍,命一位副官来请我们参观,地点就在新村西部的操场上,这次检阅,并没有举行分列式。我们到场上的时候,他已在按名考验士兵的学科,对我们微微颌首。我们就站在他的旁边,看他逐名考验下去。他对士兵的态度,是严肃中带着一种慈祥的颜色。当一个士兵对于他所考验的问题完全不能答复时,他就用很严厉的态度,斥责他的官长,而对于士兵,却只温言劝他用功,他这样耐烦的考查,一直继续到五六个小时,我们的两腿,已经觉得非常酸麻了,而他的精神,却更觉奕奕增长,我不觉暗自纳罕。到了十二时半,检阅完毕,他回头对我们说,“你两位看得怎么样?”在他沉着的声浪中,隐隐显出傲岸的意思。

下午三时左右,我和陶君正在整理案上的书籍,曾经在招待处见面的



牧师徐香圃，忽然从容地走进门来，我们勉强地表示欢迎的态度，迎将上去。他微笑的面容，眉尖眼角，暴露出一种阴险的傲慢，在未就坐之前，突然对我们说：“请你两位归教罢！”这样的一种急进的袭击，真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。当我正在搜索适当的答复时，我的朋友陶君却笑着回答说：“很好，基督教我们也是信仰的，不过我们对于教义，尚无研究。等到我们研究有相当了解时，就请徐先生介绍。”我对于陶君这样迅速而巧妙的防御战术，未免暗暗心折，那位牧师听到这篇答词，也只好说：“也好，这里有两册圣经，送给你两位看。”我们装出很欢迎的样子向他道谢，并且将那本书拿在手里随意翻阅着，表示急于求知的意思，一直到他回去，我们相对笑了一笑，不约而同地将那本新旧约向书夹内一插，使它消受永远的清福。

我们吃饭是在一个大饭厅中，和高级军官补习所学员同吃，冯氏自己也按时驾临大嚼。座次并无一定，寻常我和冯氏、冯治安总是同桌。每桌八人，但许多学员因习惯回避冯氏，所以我们这一桌总是比较空些。有一天，冯治安因事留在卫队旅旅部，吃饭号吹了，冯氏先已入座等候，学员们都回避着挤在别桌上，使他宣告了独立。我因后到，即就近门的桌上入坐。忽然冯氏含笑向我说：“黄先生，他们都讨厌我，难道你也讨厌我吗？来！这里宽空着啊！”我这时也不觉失笑了，就离座到冯氏坐的桌上去共食。

光阴从虚空中过度着，匆匆地一周多了，可是我们工作的端绪还是漂渺着，我们未免暗暗着急。可是革命的党人，大约都能了解，任何运动，都是循序的渐进，由量变到质变，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我和陶君商议的结果，决计写一封信给冯氏，信稿是由我起草，措辞力求委婉，大意是说：“到此以后，谬蒙宠恩，不胜感激，然长日闲居，无事转觉有所悒悒，愿督办有以教之！”这封信送去以后的第二天，我和陶君正在球场上掷篮球，忽然那位

初到时领着我们游览新村的传令员来说：“黄先生，督办请你。”我连忙穿上衣服，跟他去。远远的看见冯氏站在大讲堂门口等待着，当我离他不远的时候，他就一面走上前来，和我点首为礼，一面慢慢向新村大门方面走去。我只好跟着他走着。他一边走一边问我说：“住在这里，觉得怎样？”我答说：“什么都好，督办对我们未免太客气些，不过闲着没有事做，觉得有点难受。”他微笑地说：“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我倒觉得并没有客气，那末事情怎样进行呢？”我这时看看将近大门口了，逆料他是有事出去的，所以很简约地说：“督办事情很忙，我们事事来磋商请示，事实上是迁缓得很。我想俱乐部的办法，督办既然同意了，那末莫如我们回头拟定一种大纲，呈给督办批一批，对了，就立刻进行，如果不对，修改之后，再呈督办，我想这样办法，或许便利一点。”他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对，对，很好！那末我们就这样办罢。”这样，我就兴辞而退，目送这巨大的人影隐没在大门外面。

这天晚上，我和陶君开始这俱乐部设计的起草，办法是照着俄国军队中俱乐部的组织和设备而加以斟酌的，第二天就缮成送去。约莫过了两天，这份稿子就发回来，每句都加墨点，这是表示他是逐句看过的，后面还批着一个“阅”字。当天晚我们就去见冯氏，在谈话中，决定了几件事情：一，以大讲堂为俱乐部址，各种球场，在新村内空地上，或操场上设置；二，一切购办，由代理副官长薛云峰负责。这样我们的工作，可说是渐渐进于实际了。

渐渐地认识了冯氏的长子鸿国，他欢喜下围棋，我和他的技艺，本来不相上下，程度都是一般幼稚。有一天，他拿了棋子邀我到他的住室内去对局，我也只好答应他。当我们走到他室门前的时候，在他这里服务的幼年兵，正站在门前。他问幼年兵说：“老头儿（指王瑚）出去没有？”幼年兵说：“在家。”他就箭一般似的穿过王瑚住室的门前，钻进自己房内。我跟着也